

城市中国

URBAN WISDOM ADVANCING WITH CHINA

77

社区规划师：微更新中的沟通与协作

COMMUNITY PLANNER COMMUNICATION & COLLABORATION IN MICRO-INNOVATION

社区规划师 微更新中的沟通与协作

COMMUNITY PLANNER COMMUNICATION & COLLABORATION IN MICRO-INNOV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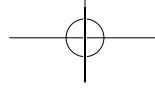
2016年12月 第77期

RMB 40.00 HKD 60.00 EUR 15.00
USD 20.00 GBP 12.00

ISSN 1009-7163 CN11-4557/GO



9 771009 716056



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

TOP-LEVEL DESIGN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PLANNING

文 /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Text /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城市既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也是市民的家园，其发展核心在于吸引人、留住人。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主线已经进入由增量拓张到存量提升的转型阶段，城市发展从以土地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社区规划概念的引入，是以人为中心的规划形式、规划内容、规划结果和规划表现使然。作为以问题导向为主体的实施性规划，社区规划以一种兼具市场与科研特点的综合模式，将物质空间与非物质要素整合匹配，填补了以往住区规划的不足，推动着城市发展向本源回归。社区规划师制度是空间正义与社区赋权的价值表达，更是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重要的顶层设计。

的规划形式、规划内容、规划结果和规划表现，填补了以往住区规划的不足。基于城市更新的背景，《城市中国》反思过往规划历程，并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社区规划的重要性。

础和行动范式。总之，参与社区规划，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包含人民城市、历史城市、生态城市等价值取向。人员组织上，既要贯彻这三种指导思想，也要培育足够的建筑、规划、景观等设计能力。

空间正义与社区赋权的价值表达 SPATIAL JUSTICE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社区规划，涉及明确的利益主体人，应该重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以自下而上的原则开展工作，同时也要聚合统筹自上而下的思想，使政府的民生愿望和老百姓的迫切需求紧密结合。比如，上海静安区的社区更新项目，设计团队提出了“自治共治”的社区规划方式。本来这是静安区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规划项目。存量发展背景下，政府意识到老旧小区有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同时也要落实由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变的发展思路。

于是，以城市更新为理念，区委区政府发起了“美丽家园”社区更新项目以及“美丽家园”社区规划实践。在这个合适的节点，规划设计团队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并且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和支持。整体过程中，规划师的作用和价值，除了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空间正义思想和社区赋权观念。这也是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由扩张到更新的转变过程中，规划师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具体而言，在静安区的社区规划中，空间正义不仅关注分配的结果，还强调社区资源再分配过程的公正性。社区赋权的观念不仅推动了政府在社区更新决策中赋予本地社区适度的参与权，还强化了社区居民和社区自组织在更新政策体系中的角色。

在实际操作中，社区规划师是各种利益在空间上的分配者，全程参与居民的交流、交往、决策等过程，多渠道听取居民意见；以满足社区成员需求、增强社区成员共同意识和社区归属感为核心内容，在物质层面上设计与之相匹配的空间和场所；通过社区物质环境设计，满足和促进居民交往；协调政府管理、企业开发、社区参与三者关系，落实社区赋权，彰显空间正义，实现居民社区、人民城市的核心价值，同时保持规划师的理性。社区规划师的工作方式带动了社区自治共治能力的培育和社区决策权力的赋予，对于空间正义和社区赋权的价值表达，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社区更新的价值导向，强化了更新过程的监督。

兼具市场和科研特点的综合模式 COMPREHENSIVE MODE COMBINING MARKET AND RESEARCH

基于要素分析的社区规划，是一种兼具市场行为和科研特点的综合模式，是规划设计单位服务社区的渠道，而非牟利的市场。因此社区规划既要强调优胜劣汰，也要强调成本平衡，还要注重以人为本的规划升级。由于规划内容“见人见物”，规划师必须要有人文情怀、社区思想和服务社区的价值观念。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发展阶段和人才储备的角度来看，规划设计院人力资源充沛，更具备成为社区规划主体的地位和条件。既有规划研究、规划实践的人才，也有擅长与政府、投资商、居民沟通的人才。特别是院校设计院，拥有相当的研究能力，对国际思潮和国内特点研究都比较深入。因此社区更新规划多数由院校设计机构完成，这意味着院校机构为由住区规划向社区规划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

事实上，社区规划就是一项将物质空间与非物质要素进行整合匹配的工作。但是很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居住用地规划都是以居住区规划、居住小区规划的概念操作的，比较多的关注了生活空间、房型、小区道路、户型及绿地等物质层面，对非物质功能有所忽视。即使是公共活动中心，也是围绕着物质空间和物质环境展开。这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城市发展以土地为资本和信用背书，以政府和开发商为原动力，经历了一场“土地价值再发现”的运动。其主要标志是产生了大量的新城和新住区。利益驱动下，城市住区已经演变为权力和资本联合推动空间价值再创造、剥夺空间剩余价值的载体，扩张型的住区规划设计已成为城市土地财政重要的兑现工具。规划师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这场剩余价值创造的浪潮之中，围绕着假想的居住人群，以价格为衡量，设计高、中、低档住区。权力和资本主导之下，作为社区主体的居民并没有参与，也没有话语权，“只见物不见人”的住区规划方式由此形成。

现在引入社区规划的概念，重点在于“社”，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

物质空间与非物质要素的整合匹配 MATCHING PHYSICAL SPACES AND NON-PHYSICAL ELEMENTS

“社区”一词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1887年）一书。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出了“社区”的概念，后学界逐步达成共识。总体来讲，社区是一定地域上，具有相近社会价值观、共同爱好或共同意识及一定交往基础的社会居住群体。因此，它包含场所和人群两方面要素。1915年美国社会学家法林顿提出“社区发展”的概念后，人们开始关注社区的可持续性。“二战”后，随着社区发展活动的倡导和深入，出现了“社区发展计划”，即在原有社区环境基础上开始强调社区的非物质功能，包括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组织、社区民主、社区文明和社区管理等。社区规划应运而生，除了关注空间环境品质提升，同时重视社区成员的发展、社区共同意识的培育、社区管理机制的完善。从历史来看，社区规划一直包含物质和非物质两方面的内容。物质空间承载非物质要素，非物质要素为物质空间创造良好的落实条件。

对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建议 SUGGESTIONS ON COMMUNITY PLANNER'S SYSTEM

社区规划师应该树立基本的规划价值导向，以公平、公正、科学的规划价值观，运用创造性的思维和设计手段，合理引导、协调、平衡各类利益诉求和矛盾，让规划方案尽可能体现大多数利益相关方的共同需求。在强调社区规划的前瞻性、操作性的同时，更要体现社区规划的公共利益属性。社区规划师还要做到深耕社区。只有充分了解社区现状问题和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才能为切实可行的社区规划方案编制奠定扎实的基础。规划师要积极主动转变角色，主动融入到特定的社区环境中去，要用社区居民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感知社区，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并与社区居民当面沟通交流，不断优化完善规划方案。

社区规划必须要与社区治理机制充分结合。比如，静安区的社区规划实践团队提出动态规划和“自治共治”相结合（Planning + Participation, P+P）的社区规划理念。充分依托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搭建的社区“三会一代理平台”和“1+5+X”治理机制，通过规划引导居民参与住区自治共治，从项目调研、方案编制、方案表达到实施建设全过程，社区自治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区规划的结果不同于以往目标型蓝图式的规划成果，而是以渐进式、微更新的方式体现，往往也具有多变性，因此社区规划应建立“调研-方案-实施-评估”全周期、动态更新、可持续的机制，社区规划师要全流程参与这些环节，持续性地服务社区，为社区的动态更新提供解决方案。

规划的价值表达要与社区语境相适应。社区规划的汇报对象是普通居民，社区规划师必须要将专业术语和图纸表达尽可能地转换成普通居民可以理解的方式。只有采取适应社区语境的表达方式，才能更有效地表达社区规划方案价值，做到事半功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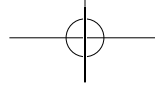
社区规划面大量广，仅靠少数有情怀、有担当、有能力的规划师解决不了庞大的问题。在建立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希望加强社区规划师培训，规划行业及高校的专业教育必须及时应对。除了在城乡规划教学体系中应增设或完善社区规划相应教学课程和实践环节，还要针对传统规划院的规划师，开展相应的社区规划师职业技能培训，培养一批具备综合能力的社区规划师。同时，在基层政府部门和社区街道，选择一部分具有一定专业基础或工作经验的人员，结合他们长期的基层工作优势，通过社区规划基础知识培训，使其承担社区规划师的部分作用。

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建立是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顶层设计。只有社区规划师制度建立，才能将社区规划转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方法，使社区治理、社区更新和社区发展相互融合，不断完善，最终造福于社区居民。否则社区规划将沦为简单的更新运动，甚至是一个新的政绩工程。为此，首先需要的是将其纳入城市管理体制，给予明确的法定地位和正常程序，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给予全面保障，而且要尽快实施，以应对存量更新中诸多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 4 刊首语 Editorial
社区规划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
TOP-LEVEL DESIGN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PLANNING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 8 城市热点 City Hotspots
- 28 城市开发 Urban Iteration
“互联网+”下的滨水区开发新思路
NEW INSPIRATIONS ON WATERFRONT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谢立群+崔国[城道顾问]
XIE Liqun+CUI Guo [Chengdao Properties Consultancy]
- 30 编按 Prologue
存量发展时代的社区规划师
COMMUNITY PLANNER IN LOW-SPEED DEVELOPING PERIOD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赵恣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ZHAO Min
- 32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式社区规划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PLANNING
袁媛 (广州)
YUAN Yuan (Guangzhou)
- 36 规划师转型, 从“画图匠”到社会工作者
TRANSFORMATION OF PLANNER, FROM DRAWER TO SOCIAL WORKER
李彦伯 (上海)
LI Yanbo (Shanghai)
- 40 图解 infographic
全国多地社区规划的种类和特点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PLANNING IN DIFFERENT CHINESE CITIES
赵恣 (城市中国)
ZHAO Min (Urban China)
- 42 同德围, 协作式社区管理实践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MANAGEMENT IN TONGDEWEI
袁媛 (广州)
YUAN Yuan (Guangzhou)
- 48 社区共享公交规制管理的两次博弈
REGULARIZATION OF XINZHUANG COMMUNITY-SHARED SHUTTLE BUS SERVICE VIA TWICE OF GAMING
完善现有城市交通系统的基层规划实践
A BOTTOM-UP PLANNING PRACTICE COMPLETE THE EXISTING URBAN TRAFFIC SYSTEM
孙婷 (巴黎)
SUN Ting (Paris)
- 56 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和职责辨析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URBAN PLANNER
访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侯丽
INTERVIEW WITH HOU LI, VIC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DING Xinyi[UCRC]
- 62 统筹资源, 盘活空间, 协调民意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REVITALIZING SPACES, AND COORDINATION
邵宇 (上海)
SHAO Ning (Shanghai)
- 65 分担专业工作, 平衡社区利益, 创新管理体系
HELPING GOVERNMENT IN PROFESSION,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INNOVATING MANAGEMENT SYSTEM
伍攀峰 (上海)
WU Panfeng (Shanghai)

- 68 调动群众, 流程系统化, 有效沟通
ENCOURAGING PUBLIC VOICE, SYSTEMATIZING PROCESS, EFFECTUATING CONVERSATION
姜鹤 (上海)
JIANG He (Shanghai)
- 70 “美丽家园”老公房社区微更新实践
'BEAUTIFUL HOME' MICRO-REGENERATION PROJECT OF OLD PUBLIC HOUSING COMMUNITY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DING Xinyi[UCRC]
- 74 匡晓明: 社区规划需要公平、正义、责任
KUANG XIAOMING: COMMUNITY PLANNING NEEDS EQUALITY,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赵恣 (城市中国)
ZHAO Min (Urban China)
- 75 姜鹤: 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在于管理
KUANG XIAOMING: COMMUNITY PLANNING NEEDS EQUALITY,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DING Xinyi[UCRC]
- 76 沈湧杰: 万事开头难
SHEN YONGJIE. EVERYTHING STARTED WITH DIFFICULTIES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DING Xinyi[UCRC]
- 78 陆勇峰: 美丽家园社区规划实践与思考
LU YONGFENG: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COMMUNITY PLANNING
赵恣 (城市中国)
ZHAO Min (Urban China)
- 86 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展望
PERSPECTIVE OF SHANGHAI COMMUNITY PLANNER SYSTEM
赵蔚 (上海)
ZHAO Wei (Shanghai)
- 92 规划宜居、宜业、宜游、宜学的社区生活圈
PLANNING A COMMUNITY FOR BETTER LIVING, WORKING, LEISURE AND STUDY
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郑德高
INTERVIEW WITH ZHENG DEGAO, PRESIDENT OF SHANGHAI BRANCH OF CAUPD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DING Xinyi[UCRC]
- 96 从四叶草堂到食物森林的社区自然营造
FROM 'CLOVER' TO 'FOOD FOREST'. NATURAL EXPERIMENT FOR COMMUNITY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DING Xinyi[UCRC]
- 104 “鞍四”改造十年
AFTER 10 YEARS OF ANSHAN VILLAGE RESIDENCE RECONSTRUCTION
袁菁 (城市中国)
YUAN Jing (Urban China)
- 110 逛街学 Street Roaming
爱尔近路简明指南
A CONCISE GUIDE OF ELGIN ROAD
袁菁 (城市中国)
YUAN Jing (Urban China)
- 144 黄页 Yellow Pages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式社区规划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PLANNING

文 / 袁媛 编辑 / 丁馨怡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Text / YUAN Yuan Edit / DING Xinyi [UCRC]

城市社区的特征多样，不同类型的人口在特定地域集聚，带来社会问题的空间化和空间需求的多元化。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从增量向存量转型的过程中，市民维权意识逐渐增强，要求规划更加开放、可视化和通俗易懂，能够多样化地协调多方利益。不仅改善物质空间，还要兼顾社区的社会生态和人文环境营造，基于社区空间环境和社会活动的更新式规划将增多。规划师的角色面临由“技术专家”向“技术员”、“沟通者”、“协调员”等多元身份的转变。政府则需要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规划利益主体复杂、需求多元化的地区要主动与民间寻求协作治理、共同决策的措施，并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协作式规划理论模型目前在国内的操作性仍受限于地方特性，它需要城市决策者极大的包容和赋权，但从长远看则能够适应未来多元主体参与、利益博弈复杂的背景，也能够有效地减少规划调整的成本。



袁媛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协作式规划的思想渊源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COLLABORATIVE PLANNING

“协作式规划”是近年来西方规划理论中的研究热点之一。二战后的早期，西方城镇规划主要是对物质空间形态进行规划设计的活动。“黄金20年”（约1948~1968年）后，部分欧美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和种族等原因，社会日益分化，碎片化社会增大了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难度。基于价值中立的理性规划模型开始受到批判，例如忽视人性尺度，脱离市民需求，城市缺乏多样性等。1960年代的喧嚣之后，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经历迈向后现代的巨大转变，同时各方面发展陷入瓶颈。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标志，西方社会发展方向出现转机，能源危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逐渐得到重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再一次被质疑，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被借用到规划理论的发展中。

规划领域在历经系统和理性过程规划理论的变革之后，开始关注多元化利益主体及其与规划实施之间的关系。随着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等公众参与理论的构建和完善，规划理论开始扩展到政治、社会、人文等层面，呈现出多元复合型态势。最终，规划学科从“设计”向“科学”转变，1970~1980年代规划师角色从“技术专家（Technical Expert）”转变为“沟通者（Communicator）”。基于沟通和协作的协作式规划逐渐被西方规划界所认可，协作式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成为19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规划理论。

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是协作式规划理论的主要影响者，提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即建立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理解之上的、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为构建和运作基于沟通、协作的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衍生了多个类似的同源规划理念与模型。其中的协作式规划思想基础除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外，还综合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福柯的“话语权力”学说等，特别关注将城市规划的任务从“建造场所”的物质空间设计过程，转变为共同参与“场所营造”的制度化进程。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认为“规划”是“管治场所”的战略方法，城市管治模式能够释放创造性能量、鼓励创新实践并且能为各种活动提供平台。以往规划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和尊重政府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而采用协作式规划就能在复杂多样的市场经济中、多元的投资环境下协调这些矛盾，促进各个阶层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更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英尼斯所理解的协作式规划是以“建立共识”为基础，是多方主体对能够代表他们共同利益取得共识的过程。随着赫利等人对协作式规划理论的总结和系统化，西方国家基本完成从“理性综合范式”向“协作交往范式”的规划理论与实践的转型。

在国内，城市的多样性要求城市管理者 and 规划师在决策过程中听取不同社会群体的声音，而公众在城市发展中的日渐强势，“公众参与”的前置，将有利于规划的认同度和可实施性。随着城市规划学科不断发展，协作多方利益的多样化、渠道和平台的实效性，要求规划更加开放、可视化和通俗易懂。在多元文化共存、经济多元化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不再只是政府的责

倡导性规划

ADVOCACY PLANNING

20世纪60年代由律师、规划师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提出。它是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规划理论，其中规划者寻求代表社会中各种群体的利益。达维多夫认为倡导规划是能够代表低收入和少数群体的必要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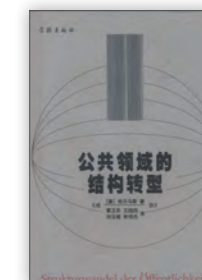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美国规划师协会杂志
出版社：美国规划师协会
1962年第二期（总第28期）中刊登了达维多夫的文章“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

交往理性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只不过这一空间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理想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交往类型，并认为这种公共讨论的话语模式是一种现代理性的交往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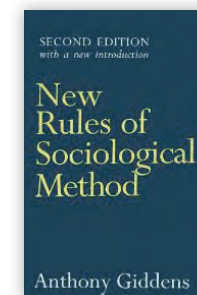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作者：哈贝马斯（德）
译者：曹卫东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年1月
定价：20元

结构化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试图克服过度强调结构的决定论和过度强调行动的意志论之间的理论两难，认为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们的行动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制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也能积极的作用于和反作用于社会结构。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演绎社会学的积极批评
作者：吉登斯（英）
出版社：London Hutchinson
出版时间：1993年
定价：265元

“话语即权力”

POWER IS EVERYWHERE

1970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中贡献给世界的最强隐喻之一：“很明显，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话语其实是某些要挟力量得以膨胀的良好场所。话语与禁令交锋的地方恰恰说明了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为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



Truth: Engagements Acros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真相：跨越哲学传统的接触
编者：Jose Medina and David Wood（美）
出版社：Blackwell
出版时间：2008（线上出版）
本书第二十章为福柯的文章“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协作式规划

COLLABORATIVE PLANNING

是利用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建立和实施共识的互动过程。相关研究关注利益相关者团体在努力建立共识，包括语境、组成、操作、组织、意识形态、权力和能力等方面。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规划、教育与研究杂志（季刊）
出版社：Sage
俄勒冈大学Richard D. Margerum的论文“Collaborative Planning: Building Consensus and Building a Distinct Model for Practice”刊登于2002年3月刊（第21期）。

协作式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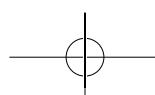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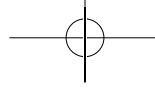
涉及政府，社区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Chris Ansell和Alison Gash在2008年探讨了有效协作治理所需的条件，认为“最终目标是制定一种应急方案，可以突出合作治理作为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方法或多或少有效的条件的合作方式”。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公共行政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Ansell和Gash的论文“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出现在第18(4)期p543-571。





沟通协作式规划的流派对比
COMPARISON OF COLLABORATIVE PLANNING THEORIES
资讯来源/《沟通式规划理论的简介, 批判与借鉴》(2012, 王丰龙等)

流派名称	协商式规划 Negotiate Planning	建立共识 Consensus-building	协作式规划 Collaborative Planning
交互式规划 Transactive Planning	协商式规划 Negotiate Planning	建立共识 Consensus-building	协作式规划 Collaborative Planning
代表人物	福里斯特 John F. Forester	英尼斯 Harold Adams Innis	希利 Patsy Healey
主要观点	规划师并非权威的问题解决者, 而是公众注意力的组织者(或干预者), 强调倾听和调节的作用。	强调沟通式规划实践中信息的生成和共识的建立, 注重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独立性, 规划师作为推动者和合作者。	通过沟通实现认识和行动的协作; 注重“在世界中行动”的制度设计和地方性的(Place-focused)知识积累。
意义	首次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作为规划理论的重要基础。	将理论运用到实践。	沟通式规划理论中最主要的分支。
相关图书	 Critical Theory, Public Policy and Planning Practice 关键理论、公共政策和规划实践 作者: 福里斯特(美) 出版社: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3年7月 定价: 233元	 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ought: Ten Foundational Writers 加拿大沟通理论: 10位奠基作者 作者: Babe(加) 出版社: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0年 定价: 38.57美元 刊登文章“ <i>The Communication Thought of Harold Adams Innis</i> ”。	 Collaborative Planning: Shaping Places in Fragmented Societies (2nd Edition) 协作式规划: 在破碎的社会塑造空间(第二版) 作者: 希利(英) 出版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7年 定价: 680元
 Retracking America 美国再跟踪 作者: 弗里德曼(美) 出版社: Anchor 出版时间: 1973 价格: 12.55美元			

任, 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组织等利益相关者通过网络化的联系和协作, 都起了重要作用。目前, 国内的协作式规划研究以引进西方理论和案例为主, 案例研究大至跨国家和跨流域, 小到边缘社区更新改造和衰退住区的可持续再生等。近年来, 针对国内的协作规划实践研究也开始出现, 如区域绿地专项规划和片区城市设计等。

重点内容和评价标准
KEY POINT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协作式规划是一个邀请相关利益方进入规划程序, 共同体验、学习和建立公共分享的过程, 要求不同产权所有者(Stakeholders)采用辩论(Argumentation)、分析(Analysis)与评定(Assessment)(即AAA)的方法, 通过合作而不是无序竞争来达到规划目标、规划实施。

社区是有共同利益基础、目标行动和地域认同的单元。**社区规划的内容, 既包括传统的物质空间改善设计, 更包括帮助社区建立共同目标、组织规则和共同行动。成功的社区协作规划, 应该包括多元参与主体、良好的协作关系。**多元参与主体包括决策者(Decision Maker)、规划师(Planner)、专家(Expert)、开发商(Developer)、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以及公众(Public)。协作规划的

过程及成果质量受规划参与者的数量和参与程度影响, 后者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良好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体现为共同发展目标与准则, 可以使用合同、契约等法律形式来保障其实施。保证良好的协作关系则需强调合作, 弱化政府的强制性管理, 尽可能采用公共协商、咨询方式以减少财产、权力争端, 降低整体运作成本。

社区规划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规划, 难点在于建立共同目标、培养共同意识, 需要多方协调努力。首先, 它需要在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下, 城市政府给予极大的包容和赋权, 并将社区规划的过程、组织和编制方式通过相关法律规范制度化, 明确政府、社区居民、社区规划师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其次, 社区规划法定化、内容规范化, 都将是推广社区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法定保障。而社区规划组织和协调的过程, 则需要专业的社区规划师来完成。最后, 推进社区规划的编制可以培养现代市民意识, 培育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只有形成了健康的社区意识和氛围, 居民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 才能理解、认同规划, 从而推动规划实施。

中国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定位
ROLES OF COMMUNITY PLANNERS IN CHINESE CONTEXT

规划的技术性使规划师掌握专业话语权, 为政府和市民提供服务。中国城市化即将进入稳定成熟期, 开始从增量向存量规划转型, 基于社区的更新规划将增多。由于民间力量介入, 规划不单纯只是技术工作, 也不只是物质空间规划, 更多地要考虑人的因素。**在协作式规划过程中, 认知能够逐渐形成于自由对话、协商和互动的过程中, 被多方主体所吸收并迸发新的智慧。**规划师想要尝试打破利益相关团体互不妥协的僵局、提高规划可实施性, 除了充当技术顾问、协调者角色外, 还要改变传统的管理规划为协调合作规划, 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提供互利共赢的潜力。因此, 在社区物质空间改善设计的领域里, 社区规划师在综合居民和各方参与主体意见基础上, 发挥规划设计的看家本领, 是不折不扣的技术员; 作为决策者的技术顾问, 社区规划师承担为其他参与者进行政策解释、为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提供协调解决方案和意见调停, 又充当协调员; 在组织社区参与规划、达成共同目标和行动中, 社区规划师还承担组织者和促成者、特定价值的辩护者等多元身份。

在协作式规划中, 技术员难做, 协调员更难做。首先, 老旧公房住区、低收入社区居民并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渠道参与规划过程, 表达并确保自己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 必须采取合适的规划机制来实现弱势群体空间诉求。其次, 对于低收入社区, 决策者还希望以空间规划推动社区转型, 谋求社区再发展、提升社区就业机会, 社区规划师要更好的发挥技术专家献计献策的作用, 为社区发展争取更好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最后, 社区规划本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社区所在的地域文化、人口结构、面临的发展问题都具有很大差异。中国规划师目前还是技术力量的代表, 从技术人员向社会协调者转换过程中, 既要承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施政方针, 又要平衡自下而上的开发主体利益, 还要关注和谐发展等社会问题, 协调方法、技巧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调动社会资源进行协调的能力有待提高。

面向多元化社会的复杂工作
COMPREHENSIVE ACTIONS IN DIVERSE SOCIETY

虽然社区规划近年来在西方规划理论与实践中有长足的进展, 但是与中国规划实践之间存在一定脱节。目前规划编制、实施均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 协作式规划理论模型目前在国内的操作性仍受限于地方特点。因此协作式社区规划短期内难以真正形成有效的互动网络, 但从长远看, **它能够适应未来多元主体参与、利益博弈复杂的背景, 也能够有效的减少规划调整的成本。**

存量更新背景下的社区协作式规划, 面对多元化社会情势, 首先政府需要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在规划利益主体复杂多元化地区要主动与民间寻求协作治理、共同决策, 并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其次, 短期内公众难以在强大的政府主导下获取规划话语权, 个体也难直接对话政府, 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民间机构, 协助规划编制过程更加民主化。第三, 在协作式规划中, 规划师需要不停地进行角色定位, 首先在规划前期, 要负责远瞻倡导, 推动建立共识; 接着对民间机构及其任务进行设计, 或邀请第一批利益相关者到场。在这一过程中, 规划师是技术专家、协调者、政府顾问等多种角色的交集和变换, 在最终制度的设计中, 规划师要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工作来完成这些事情。●

基于社区的更新规划“新动向”

2014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 “推进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同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还组织了一个题为“社区规划师——技术员or协调员”的自由论坛, 专门讨论了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定位。

“合适的规划机制”

例如, 可以根据不同社区的特点, 借助民间机构、居委会等协助组织公众参与、诉求表达与整合等工作。

“差异”

以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为例,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 自下而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成熟, 居民在规划参与过程中也比较积极活跃。地方政府必须、也乐意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协调, 为实现规划目标而达成一系列共识, 减少实施成本。这时候, 社区规划师首先是社区参与的组织者、政策解释者、各方意见汇总与冲突协调者, 最终又是将各方利益诉求落实到规划方案中的技术专家。

总体来说, 协作式规划对社区规划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五个方面:

1. 为城市边缘社区更新整治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协调工具;
2. 解决了由于规划技术性强, 而只有规划师懂规划却实施性不高的尴尬;
3. 提高了规划政策的认同度和可实施性, 改变了公众参与“被参与”和“被组织”的现状;
4. 强调规划编制过程的协商和合作, 规划师须提高自身沟通互动方面的能力, 才能在过程中让规划参与者理解规划建议和政策含义;
5. 规划实践过程中应采用协作的方式, 需要建立某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Community Planner in Low-Speed Developing Period

Text /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ZHAO Min Translation / CHEN Chen(Intern)



Urbanization that ignoring local geographic pattern and social context can not sustain anymore after 2008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particularly after 2014 the peak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speed. Source/ Baidu Map

The control of large development scheme within cities has an eff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from new city construction to functional upgrading cities. The concept of 'from incremental to stock-based planning' has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for the public. From year 2008, policymakers started to allocate the experimental program of 'community planner' in Shenzhen. During 2014 to 2016, many cities around this country have launched the project of 'community planning' with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planner' that varied in cities in terms of different definitions. Some believe the 'community planning' is a

dummy proposition which should be replaced b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riginated from Taiwan which presents rural plann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in mainland China.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mall town planning', 'beautiful village' and 'special town' 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and 'community planning' overlaps with 'micro urban renewal', 'old city renewal'. These different standpoints caused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the adhering respective positions in the field. Thus, Urban China interviewed with a couple of scholars and planners who worked in the

first-tier industry, trying to summariz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planning within internal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Further, we will answer the simple question of 'what can planners do'.

The Essence of Low-Speed Developing

The urbanization has accelerated after 2008 and reached to the peaking point in 2014, witnessing series of changes of the macro policy. The failure of 'forbidden low-income population', and after the bubble of city construction of 'control large cities and develop small cities', large cities have stepped into the context of 'stock-based development' and

'stock-based renewal'. Most commonly discussion on the 'stock-based development' ar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at is, 'spatial regeneration' and 'community renewal'. The former one refers to integrating demolished spaces and the reuse of inefficient spaces, and the latter one help urban dwellers receive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when we discuss the 'stock-based development', what we discussed indee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ity became the main producer instead of rural area. From utopian socialism to Ebenezer Howard, the imagination of 'move out the industry to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failed. Not only the absence of trading and entertainment, but long-distance and low-speed of commuting has led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ities. The game between planning and the reality is announced to be failed, especially for the regional centered cities in the global competitive market.

The reason lies in the city's position we offered. It is the center of production because the overall social func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enclosed with 'production' whether it is situated in Manchester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eriod or in Zhengzhou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or even Beijing. No matter the production is textile and mining, or logistics distribution, or financial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the differences is who provides public services and residential infrastructures for the employees-the company, country or the market? In the context of 'production', reallocating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is another form of 'produc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stock-based development' or even figure out the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 and the society in the background of 'old city renewal'.

The old city might undergo land premium for the reason of 'culture' that the 'old public housing' has long been in an obliterate situation because the capital proliferation varies in different area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danwei' led to the unemployed workers and poverty residents, the value of urban land and social networks is under depression, although did not act as a European social housing with incoming serious migration problems. 'Community renewal' implies the fear of interest in these neighborhoods - how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if they are occupied by immigrants in the future? And what if the long term obsolescent housing and high rate of crime affected land value and city's vitality in the whole district? 'Social equality', also indicates the transfer payment, to some extent. Leaving old communities by casting off the 'poverty traps' and in some ways reconnecting residents who were neglected by city development back to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reproduction', 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issue under the competitive system.

Community Planning under Chinese Condition

Therefore, on the level of governmental planning, 'development' is a topic that must be faced with. But how to combine development and living demands for residen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se two points in the city's district-level planning is obvious, and is the iconic reason of which scholars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s of 'community planning'.

For a long time, urban planning embedd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more similar to urban desig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emphasiz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paces. Even the community planning in the early period was aimed to 'promote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by spatial planning', not responding with the changes of community-based social organizations but acting in spatial forms. This is a remnant of the planned economy that the policy instead of the society, plays a great role of enlightenment with a higher perspective.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typical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elites. However,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 society in some big cities, decentralization and de-elitism become the trend of community's social changes. When the development is no longer recognized by the external forces, where to seek for the 'identity' for strangers in the community?

What kind of community do we need indeed in the absence of unit and region (the 'pride' of development)? It might be a pathway for building gated middle-class communiti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ceiving critics as never before. Community planning not only bear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but undertake the 'defense' function, to preven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aused by the turmoil and the anarchic phenomenon with the regional groups. Therefore, the term 'community planning', as the public expected, the connotation becomes prolific in its connotation but blurred in its extension.

Under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planning', there is a common content, that is, to rethink the early new city construction of which only value the production but disregard the life. The priority is to increase supported public infrastructures to fill the gaps of previous mistakes, and filtering, integrating, reusing those inefficient spaces, to allocate reasonable spaces for the facilities by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fully developed land. It improves the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shifts the extensive expansion to detailed management. It is more efficient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mainly received attention in the district-level of government plan and further i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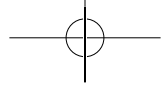
mented in the sub-district services.

Another type of 'community planning', or includ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er one, is to communicate with residents and specify problems in the community. It tries to offset the mode of 'construction-oriented, management-disorientated'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city management that the minor problems can be solved easily. This form of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problem-solving direction. Currently, it is common for district-level government or professionals entrusted by the sub-district to conduct preliminary research and communicate with residents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In some neighborhoods equipped with adequate public funding, the homeowners might hire a team of consultants and submit the proposals to the government for approval.

What Can an Urban Planner Do

We interviewed planners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including planners wh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ers from planning and land district municipalities, planner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and issues responding but not involved in the regulatory planning in town and sub-district levels. Planners who work in the planning institutions, start to focu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incremental planning, might be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 or the community. Some focus on the macro theory, and others a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with residents. Another bunch of planners or architects help the residents appeal for the public space; some receive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engag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soft planning'. Academic scholars, on the other hand, prefer 'cross-sector' from figuring out planning problems to releasing proposals, or even persuade the investors and solve the financial issues from the government. Some professional planners, start to cultivate interest for residents and refocus on the community. Hence, each planner handles different experiences but acts as the participant afterwards.

In the era of diversifi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planning' is inequivalent to the blueprint and infinite approximation for a given goal. We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should planners do', but hope to answer 'what can planners do'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groups of professionals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imagination of future. It gives the hints for community-based planners to develop more possibilities in the future planning industr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planning system to create inclusive cities.



城市中国 Urban China

社区规划师
微更新中的沟通与协作
COMMUNITY PLANNER
COMMUNICATION &
COLLABORATION IN MICRO-
INNOVATION
总第77期

本期课题组

[课题统筹] 徐伟 谭健宁
[课题主持] 赵恣
[责编统筹] 谭健宁
[艺术设计] 成国强 周中赢
[课题组成员] 佟鑫 袁菁
李娟 崔国
丁馨怡 杨松飞
隋晴晴 解立群
汪晓涵(实习生)
陈晨(实习生)
张垚(实习生)

[封面设计] 成国强

【感谢名单】

邹一凡 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
张超群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梁瑜 广州白天鹅宾馆
安康苑征收地块居民
Urban Strategies Inc.
张宜轩 上海市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
李文 上海市场中路3332弄翔前小区居委会

RMB 40 / HKD 60 / USD 20
EUR 15 / GBP 12
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



[主管] 中国出版集团
[主办]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出版期刊中心
[协办]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上海城道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国内顾问] 邹德慈(中规院) 柯焕章(北规院) 吴志强(同济大学)
阮仪三(同济大学) 诸大建(同济大学) 姜永琪(同济大学)
孙施文(同济大学) 汤惟杰(同济大学) 张松(同济大学)
朱锡金(同济大学) 张闯(同济大学) 李翔宁(同济大学)
刘家琨(家琨建筑) 史建(一石文化)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
袁奇峰(中山大学) 张兵(中规院) 周榕(清华大学)
周俭(同济规划院) 邹兵(深圳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王富海(深圳)

[国际顾问] 瑞姆·库哈斯(OMA-AMO)
马清运(马达思班/南加州大学)

[编委会] 顾敏琛 匡晓明
[总编审] 萧歌
[总编辑] 匡晓明
[总监制] 杨德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李娟 崔国 黄正疆 丁馨怡
隋晴晴 杨松飞 代宏扣 解立群

[主任编辑] 谭健宁
[文字编辑] 佟鑫 袁菁 赵恣
[摄影] 朱鑫 朱迪
[设计主任] 成国强
[美术设计] 周中赢
[市场主管] 崔国
[网络主管] 盛刘申
[出版项目经理] 屠蒨

[特约观察员] 张永平 刘杰尘 丁鹏 段伟 严娟 邹琳 周详
徐尔 王伟 邹宏楷 杨辰 Harry den Hartog (荷兰)

【合作课题组】

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研究部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世界遗产培
训与研究中国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 /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 /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 上海发展
研究基金会 /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 荷兰动态城市基金会 /
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 /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 深圳双年展 / 威尼斯双年展 /
卡塞尔文献展 / 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 / 荷兰新城研究所 / 中法建筑交流
学会 / 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研究中心 / ADU管理咨询公司

[智慧资源] 北京大学 / 复旦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东南大学 /
同济大学 / 中山大学 / 南京大学 / 武汉大学 / 重庆大学 / 香港大学 /
香港城市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 哈佛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伦敦AA学院 / 伦敦政经学院 /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学院 /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 英国诺丁汉大学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 /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威斯康辛大学 / 南加州大学 /
东京大学 /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 / 柏林工业大学 / 纽伦堡大学
魏玛包豪斯大学 / 巴塞罗那建筑学院 / 哥本哈根大学 / 巴黎政治学院 /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 海德堡大学 / 贝尔拉格学院 / 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 /
新德里大学 / 印度孟买KRVI建筑学院 / 新加坡国立大学

[营运机构] 上海华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1121号同济科技大厦7楼
(200092)
[电话] 8621-65982080
[传真] 8621-65982079
[发行部] 上海 汪晓霞 021-65982080-8039 QQ:1824031190
北京 杨碧瑶 010-65263057 顾燕竹 010-65263057

ISSN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163
CN国内统一刊号: CN 11-4557/G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D8041号

[版权声明] 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地图、光盘等资料的版权归中国出版期刊中心所有, 凡未经授权以任何方式转载、复制、翻印及传播, 本刊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特别声明] 本刊刊载的作者言论并不代表本刊观点。

[Authorities in Charg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Sponsor]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ublishing] The Center of China Periodical Press
[Associate Sponsors]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HuaDu Architecture & Urban Design CO.,LTD.
Urban China Research Center (UCRC)
Shanghai Chengdao Properties Consultancy LTD.

[Domestic Advisors]
Zou Deci(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Ke Huanzhang(Beijing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WuZhiqiang(Tongji University) Ruan Yisan(Tongji University)
SunShiwen(Tongji University) TangWeiJie(Tongji University)
ZhangSong(Tongji University) Zhu Xijin(Tongji University)
ZhangHong(Tongji University) Liu Xiangning(Tongji University)
Liu Jiakun(JiaKun Architecture) Shi Jian (IS-Reading Culture)
Wang Fuhai(Shenzhen)
Yuan Qifeng(Sun Yat-sen University)
Zhang Bing(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Zhou Rong(Qinghua University)
Zhou Jian(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Zou Bing(Shenzhen Urban Planning & L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Lu Ming(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dvisors] Rem Koolhaas(OMA-AMO)
Ma Qingyun(MADASpam/USA)

[Editorial Committee] Gu Minchen Kuang Xiaoming
[Senior Editor] Xiao Ge
[General Editor] Kuang Xiaoming
[Supervisor] Yang Cai
[Urban China Research Centre]
Huang Zhengli Ding Xinyi Li Juan Che Jieliang Cui Guo Sui Qingqing
Yang Songfei Li Luran Dai Hongkou Xie Liqun
[Editorial Director] Tan Jianning
[Text Editors] Tong Xin Yuan Jing Zhao Min Li Ni
[Photographer] Zhu Qian Zhu Di
[Art Director] Cheng Guoqiang
[Art Design] Zhou Zhongying
[Marketing Administrator] Cui Guo
[Network Administrator] Sheng Liushen
[Publishing Project Manager] Tu Han

[Associate Observer] Zhang Yongping Liu Jiechen Ding Peng Duan Wei Yan
Juan Zou Lin Zhou Xiang Xu Le Wang Wei Zou Hongkai Yang Chen Harry
den Hartog (Holland)

[Project Cooperator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 World Heritage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of 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rea/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
Sciences/Reform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City and small town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Legal Affairs Office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SIFL Institute/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olland Dynamic City Foundation/
French Dynamic City Foundation/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Shenzhen
Biennale/Venice Biennale/Kassel Document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ural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Institute of Holland New Town Research /
Sino French architec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 Beijing architecture research
center, Columbia University/ADU Consulting

[Management] Shanghai Huadu Advertising and Media Company
[Add] 7th Floor, Tongj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ilding, No.1121 Zhongshan
North-2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92)
[Tel] 8621-65982080
[Fax] 8621-65982079
[Circulation Manager]
Shang Hai: Wang Xiaoxia 021-65982080-8039 QQ: 1824031190
Bei Jing: Yang Biyao(BJ)010-65263057 Gu Yanzhu 010-65263057

ISSN: ISSN 1009-7163
CN: CN 11-4557/G0



THE PROJECT OF URBAN CHINA GLOCAL INSIGHTS GETS LAUNCHED



《城市中国》 海外观察员开榜

历时三月,《城市中国》杂志发起的“UC+”——海外观察员及其各自年度workshop工作营征集工作现已告一段落。经过多番沟通与甄选,最终决定聘任8名海外学者成为《城市中国》于所在城市筹办为期一年的系列workshop。

段伟 DUAN Wei

巴黎政治学院, 国际经济政策, 硕士
Sciences Po, Par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Master

周详 ZHOU Xiang

东京大学, 城市设计, 博士
Tokyo University, Urban Design,
Ph.D.Candidate

张永平 ZHANG Yongping

伦敦大学学院, 巴特莱特学院,
城市规划与大数据分析, 博士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The Bartlett, Ph.D. Candidate

丁鹏 DING Peng

哥本哈根大学, 景观建筑, 硕士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ster

刘杰尘 LIU Jiechen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文化研究, 博士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Cultural Studies, Ph.D. Candidate

严娟 YAN Juan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城市与住房, 博士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using
and Environment, Ph.D.Candidate

邹琳 ZOU Lin

海德堡大学, 地理学城市创新网络, 博士
Heidelberg University,
Human Geography, Ph.D.Candidate

徐乐 XU Le

宾夕法尼亚大学, 景观建筑及区域规划, 硕士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Regional Planning, Master

More: www.urbandchina.com.cn
http://t.sina.com.cn/urbandchina
www.facebook.com/urbandchinaUC